

羅曼羅蘭著

傅

雷譯

# 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重譯本第四冊  
平明出版社

# 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羅曼羅蘭著  
傅雷譯

〔第四冊〕

平明出版社

林 譯 學 文

夫 朵 斯 利 克 · 翰 約

冊 四 第

[本 譯 重]

JEAN-CHRISTOPHE

- IV -

(文學·藝術)

原 著 者 Romain Rolland

譯 者 傅 雷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 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

定 價 人 民 幣 二 萬 零 三 百 元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(一一八〇〇冊)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## 第四冊目次

### 卷九・燃燒的荊棘

第一部……………九

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二九

### 卷十・復旦

卷十初版序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一部……………二九

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三七

第三部……………四三

第四部……………四六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

卷九·燃燒的荊棘

## 卷九釋名

摩西一日領羊羣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華的使者從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觀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燒着，卻沒有燒毀。摩西說：『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，這荆棘爲何沒有燒壞呢？』耶和華見他過去要看，就從荆棘裏呼叫說：『摩西，摩西，我在這裏。』……

舊約，出埃及記第三章

譯者錄

# 第一部



第  
四  
冊

燃燒的荊棘——復旦



## 燃燒的荊棘

精神安定。一絲風都沒有。空氣靜止……

克利斯朵夫神閒意適，心中一片和平。他因為掙到了和平很得意，暗中又有些懊喪，覺得這種靜默很奇怪。情欲睡着了；他一心以爲它們不會再醒的了。

他那股偏於暴烈的巨大的力，沒有了目的，無所事事，入於朦朧半睡的狀態。實際是內心有點兒空虛的感覺，『看破一切』的悵惘，也許是不懂得把握幸福的遺憾。他對自己，對別人，都不需要多大的鬭爭，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難。他到了一個階段的終點，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穫；要汲取先前開發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；他的舊作纔被那般天然落後的羣衆發見而贊賞的時候，他早已把它們置之腦後，可也不知道自己

漸減輕了；但他並沒爲此有所努力，倒還差不多以苦惱爲樂事；有個長久的時期，苦惱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義。他愛他的孩子；但一個只會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佔據多大的地位。世界上有些男人，對愛人的感情遠過於對兒子的感情。我們不必對這種情形大驚小怪。天性並不是一律的；要把同樣的感情的規律加在每個人身上是荒謬的。固然，誰也沒權利把自己的責任爲了感情而犧牲。但至少得承認一個人可以盡了責任而不覺得幸福。奧里維在孩子身上最愛的一點，還是這孩子的血肉所從來的母親。

至此爲止，他不大關心旁人的疾苦。他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知識分子。但與世隔絕不是自私，而是愛夢想的病態的習慣。雅葛麗納把他周圍的空虛更擴大了；她的愛情在奧里維與別人之間劃出了一道鴻溝；愛情消滅了，鴻溝依舊存在。而且他氣質上是個貴族。從幼年起，他雖然心很溫柔，但身體和精神極其敏感，素來是遠離大眾的。他們的思想和氣息都使他厭惡。——但自從他親眼看見了一樁平凡的瑣事以後，情形就不同了。

兩位朋友並不住在一起。雅葛麗納出走以後，克利斯朵夫以爲奧里維會搬回到他家裏來的。可是奧里維不能這樣做。雖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，卻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過從前的生活。和雅葛麗納同居了幾年，他覺得再把另外一個人引進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，簡直是褻瀆的，——即使這另一個人比雅葛麗納更愛他，而他愛這另一個人也甚於愛雅葛麗納。——那是沒有理由可說的。

克利斯朵夫很不瞭解，老是提到這問題，又驚異，又傷心，又氣惱……隨後，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點醒了，他便突然不作聲了，認爲奧里維的辦法是對的。

可是他們每天見面，比任何時期都更密切。也許他們談話之間並不交換最親切的思想，同時也沒有這個需要。精神的溝通用不着語言，只要是兩顆充滿着愛的心就行了。

兩人很少說話，一個耽溺在他的藝術裏，一個耽溺在他的回憶裏。奧里維的苦惱漸

是否還會更向前進。他每次創作都感到同樣的愉快。在他一生的這一時期，藝術祇是一種他演奏得極巧妙的樂器。他不勝羞愧的覺得自己變了一個以藝術爲遊戲的人。

易卜生說過：『在藝術中應當堅守勿失的，不祇是天生的才氣，還有充實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義的熱情與痛苦。否則你就不能創造，只能寫些書罷了。』

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寫書。那他可是不習慣的。書固然寫得很美；他卻寧願它們減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氣。好比一個休息時期的運動家，不知怎麼對付他的筋骨，只像一頭無聊的野獸一般打着呵欠，以爲將來的歲月都是平靜無事的歲月，可以讓他消消停停的工作。加上他那種日耳曼人的樂觀脾氣，他確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，結局大概就是這麼回事；他私自慶幸逃過了大風暴，做了自己的主宰。而這點成績也不能說少了……啊！一個人終於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，保住了本來面目……他自以爲到了彼岸。

他在蒙羅區的高崗上租着一個很樸素的公寓，離開克利斯朵夫與賽西爾的住處很近。那是個平民區，住在一幢屋子裏的不是靠少數存款過活的人，便是雇員和工人的家庭。在別的時期，他對於這個氣味不相投的環境一定會感到痛苦；但這時候他完全不以爲意；這兒也好，那兒也好：他到處是外人。他不知道，也不願意知道鄰居是些什麼人。工作回來——（他在一家出版公司裏有一個差事），——他便關在屋裏懷念往事，只爲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纔出去。他的住處不能算一個家，只是一間充滿着過去的形象的黑房；而房間越黑越空，形象就越顯得清楚。他不大注意在樓梯上遇到的人。但不知不覺已經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裏。有些人對於事物要過後纔看得清楚。那時什麼都逃不掉了，最微小的枝節也像是用刀子刻下來的。奧里維就是這樣：他心中裝滿了活人的影子，感情一激動，那些影子便浮起來；跟它們素昧平生的奧里維居然認出了它們；